

○ 东方文丛

黄昌华 著

南渡江边的故事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丛

南渡江边的故事

□ 黄昌华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丛
南渡江边的故事
□ 黄昌华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邮编:133002)
广州市赤岗华侨电脑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90千字 印数:1~1000套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全十册)145.00 (分册)14.50元

○新故事选○

海南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编

顾问 杨志杰

内容提示

这是作者近年来创作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与生活斗争，富有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不论是褒是贬，都给人予启迪，值得一读。

作者简介

黄昌华，笔名华星。1965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国家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海南诗社副社长，海南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海口市作协主席。编辑出版的作品逾500万字。主要著作有诗集《金色的向往》、童话集《金水国游记》、传记文学《抗战虎将黄保德》、杂谈随笔《椰海走笔》等十几部。获地市以上奖励的作品三十几篇。他还在文艺园地辛勤耕耘，不断收获。

目 录

一、深山峒传奇.....	(1)
二、巧斗刘尾队	(14)
三、毛瓜恨	(23)
四、黄花鱼的报应	(39)
五、假采购动真格	(45)
六、李局长买鞋	(50)
七、顶住阵痛	(55)
八、三进望风亭	(81)
九、二进平民客栈	(91)
十、听奶奶的话	(95)
十一、穆仔救伤员.....	(102)
十二、千里椰岛探秘记.....	(109)

深山峒传奇

故事发生在那个荒唐的年月。

农学院毕业生洪小星主动要求来南渡江的发源地深山峒经济场当技术员，虽然只有半年之久，却学会了伐竹、盖房、劈山、造田。他热爱山区的一草一木。为了改造山区，把它打扮得更加美丽，他拒绝参加什么“造反派组织”，常常独自一人跑到深山里考察资源。有一天，他迷了路，险些断送了生命……

林海茫茫，遮在蔽日，葛藤交错，迈不开步，他只好攀着葛藤上去。谁知，意外的事故发生了。只听得“嗷呼”一声，一只凶猛的花斑豹从侧面猛扑过来，他还来不及转身拾起爬山棍，左肩已被豹爪子扒破，鲜血直流。他拚命挣脱，忍着剧痛，使出平生之力，往树上爬。可那家伙又一次猛扑过来，一口咬住他的右脚直往下拖。就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唰唰”飞来了两根箭，射中那家伙的眼睛和脖子，使其立刻倒了下去。

这时，从山上走来两个人，一个是老大爷，一个是姑娘，都着苗族装束。洪小星断定是他们射死花斑豹的，一下子扑向老大爷的怀里，感激救命之恩。

老大爷是个苗族人，名叫盘刚，60多岁了，早年以狩猎为生，并参加过赤卫队，是深山峒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解放后，响应党封山育林的号召，一直当护林员。姑娘是他的孙女盘美玉。

盘刚爷孙俩把洪小星带回自己那间茅屋竹楼里，美玉立即给小星洗伤口上药。盘刚安慰小星说：“好好在我家养伤，什么都别想，哦！”

“唉，就怕太连累你们了！”洪小星感到难为情，想回经济场去。

“我是赤脚医生，治病是我的责任嘛！”盘美玉那严肃认真的口气，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这样，洪小星躺在竹楼里，安下心来治伤。靠窗口的小桌上放着一堆书，他随手翻翻看看，多是些中草药医书，还有一本新买来的《电工手册》。他发现书里行间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杆杆，心中很佩服美玉的学习精神。看着看着，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醒来时，已是黄昏，热饭热汤已端到床前。

“小星同志，吃饭吧！”美玉轻柔地说。

“大爷呢，咱们一块吃吧！”

“我和爷爷吃过了，爷爷已出去执行任务。快吃吧，别客气了！”

美玉利用这个时间，边切草药，边跟洪小星闲聊起来。

“小星同志，伤口还痛吗？”

“好多了，你的草药真灵验啊！”小星咽了一口饭，接着说：“你不要叫我同志怪别扭的，叫名不好吗？”

“你多大年纪了？要是你比我大，就叫你小星哥行吗！”

“我今年19了，你呢？”

“我吗，不足18！”

“不行，我当不了你哥哥，还是叫我阿星吧！”

“叫什么都行，快吃饭吧，吃完饭还要洗伤口换药呢！”美玉的口气象命令似的。

换药时，小星问：“你爷爷也特长治病吗？”

美玉自豪地答道：“爷爷可是个闻名的土郎中呢！那是在战争年代学会的。为了救护伤员，他品百草，不容易啊！当时有个重伤员叫冯琼军的，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才把伤口治愈。这位伤员万分感谢我爷爷，可就是后来不知音信了。”

美玉说罢转身入伙房，端来一碗药汤，小星一咕噜就喝了下去，心里感到美滋滋的，问道：“阿玉呀，这是什么药熬的？苦中有甜啊！”

“是以金不换为主，配有别的药熬的，它具有清热、解毒、去污、活血的作用！”美玉很自信地说。

“金不换来得不易呀！”小星无限感慨，心中又一阵波伏浪起。

“那是对山外人说的，在我们山里并不难。”

“总要攀崖走壁呀！”

“那有什么，走惯了呗。”美玉微微一笑，拿起药碗说：“阿星呀，你好好休息吧，晚上槟榔村还有个病号要我去看呢，我走了！”说罢，背起十字箱，随手理一下齐肩的短辫子，下了竹楼，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

看着这位伶俐大方、通情达理、勤奋学习、体贴别人的苗族姑娘，洪小星心里蓦地闪出一个念头：要是长期能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那该是多大的幸福呵！回想他来到世界上，还没满九个月，母亲就被锡矿老板折磨死在矿井，父亲在外出谋生的路途中又被土匪杀害，全靠他爷爷的辛酸泪水把他泡大。他度过了十九个年头了，头一次遇上这样的好心人呢！他越想越觉得盘美玉这姑娘太可爱了……

十多天过去，洪小星在盘刚爷孙的热心照料、治疗下，伤口终于完全愈合了。

这天清早起来，美玉察觉到小星有点心神恍惚，便温柔地说：“阿星哥，不舒服么？那就多住几天才回经济场吧！”

洪小星忽地心慌耳热起来，嗫嚅着说：“不，我是在想……想帮你采几天草药才回去。”

美玉瞟了他一眼，不知怎的，自己的脸也红了。

盘大爷象发现了什么秘密，呵呵大笑。

“行呀！”盘大爷想了想，说：“不过，你得听阿玉的，不能去太远，太险峻的山别上去！”

“爷爷！”美玉靠近爷爷身边撒起娇来，“我懂咧，都这么大了。你总是不放心！”

岂料，祸不单行。这次上山，又几乎把洪小星置于死地……

小星和美玉沿着山路，边走边看，边看边捡。没多久，灵芝菇、山牡丹、木蝴蝶等已捡了半篓。他们又逆着一股山泉往上找，忽然美玉高兴地叫起来：“阿星哥，你看！”

“哪是什么呀？”小星顺着美玉所指的方向，只看见一条叶子象大茨似的藤蔓。

“金不换！”

“啊，可怎么采呀？”

“顺藤摸瓜，找到头就挖！”

“行，我来！”

洪小星抓着藤蔓往上攀！。为了表达对美玉的爱，他决心非把金不换挖出来不可。他屏住气，用尽全力，好不容易才攀上二丈多高的峭壁。他刚停下来喘一口气，忽然听见有人在说话。是谁呢？他也不理睬，继续抓住那根藤蔓往前寻找。忽然，一条腹部鼓鼓的大蟒蛇横住了去路，吓得他猛地转身便跑。

突然，不知从何处窜出了两个拿粉枪的青年，大声喝令他：“站住！要不就开枪了！”他只好站住。一个青年端枪指着，另一个青年取出麻绳把他捆绑起来。洪小星厉声抗议说：“凭什么捉我？”那两个家伙说：“凭什么，你清楚！”接着，又把一条毛巾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话。最后把他押回深山峒经济场去了。

美玉在峭壁下面找齐了草药，又等了半天，不见小星回来，心里十分焦急。她大声呼喊，整个峡谷都回响着她的声音。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她不敢再想下去。只好匆匆赶回家里，把小星失踪的事告诉爷爷。爷爷沉思了半晌，说：“我看，这里面有鬼！”

洪小星被绑押回到经济场时天已昏黑，关在一间草屋里。由新的经济场负责人王忠毅进行非法审讯。绑架洪小星的那

两名青年都在场，一个是寨中赫赫有名的山猫阿秀，此人好吃懒做，专爱偷鸡摸狗；另一个是王忠毅的儿子王亚支。审讯开始了，王忠毅声色具厉地说：“洪小星，你要老实交待，是不是想跑进深山当土匪？”

洪小星感到莫名其妙，忽而哈哈大笑：“是你们想当土匪吧？”

“还敢嘴硬！”王忠毅立即拿出一张早就写好了的传单，说：“五指山××游击队司令洪小星……这是假的？说，手下有多少人？”

“好，我说，副司令就是你王忠毅，在坐的都是我的兵，不错吧！”

王忠毅气得直翻白眼，但又无可奈何。这个靠着侄子王亚狗大打出手、踩着别人肩膀上台的人物，明知此案是侄子一手策划的，弄得不好难于收场，便对阿秀说：“让他再考虑考虑，明早先送到牧场去。”说罢便溜了。

牧场是深山峒经济场的一个边远点。这里，虽与外界接触少，却是个溪水蜿蜒，林密草长的好地方。第二天，阿秀将小星押到牧场，对场的负责人老王叔交待说：“这是新破获的反革命集团主犯，你要好好监督他劳动改造，等上级调查后再处理！”老王叔哼了一声，说：“你回去吧，我会看住他的。”

洪小星在牧场的“改造”开始了。每天，尽管跟着老王叔早出晚归，放牧、割草、捡牛粪，可是，老王叔却总是抢在前，拣重担挑，根本不把他当作“专政”对象，他暗暗庆幸又碰到象盘大爷那样的好人了。有一天放牧，他被毒蛇咬伤，当时天已黑了，

老王叔摸黑过河，给他找蛇药，使他很快脱了险。从此，他和老王叔同吃同睡，两颗心贴在一起，脸上的愁云渐渐地被驱散了。

时间象流水一样过去，洪小星来牧场已有好几个月了。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又引起他的思念。盘大爷，你的身体硬朗吗？美玉啊美玉，我没帮你挖一两草药，反而……正当他坐在青石板上低头沉思之时，突然，一双粗壮的大手按住他的肩膀。他回首一看，啊，是老王叔到县里开会回来了。

“阿星，该睡觉了，还坐在这干啥？”老王叔亲切地说。

“睡不着啊！”洪小星说：“你这么晚才回来？”

“夜间走路才凉爽呢！”老王叔笑着说：“阿星，快进屋去，有个好东西给你。”

回到了草寮里，点亮了煤油灯，拆开包裹一看，啊，是盘美玉捎来的《电工手册》和 60 元人民币，真是令洪小星又惊又喜，感激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过了片刻，他问老王叔：“你到阿玉家了？”

“是呀，我每次到县里开会，都要到她家看看。”

“你们是亲戚吗？”

“咳，比亲戚还要亲呢！”老王叔边抽烟边谈起难忘的往事。

原来，老王叔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被国民党匪徒陈汉光杀害。1943 年农历七月十二日，他参加了黎族首领王国兴领导的黎族人民武装起义，成为王国兴身边的一名小交通。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回乡参加建设，深得黎苗族群众的爱戴。“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他的总支部书记职务被“造反派”解除了。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仍然是老支书。当时，盘大爷还从山口赶20多里路到他家里，对他说：“仔啊，天不会塌下来，我作为一位长辈，也是一名支委，支持你，群众支持你，曲直总有一天会分清的。”盘大爷的心头话肺腑言温暖了他的心。他对盘大爷说：“那就让我到新建的牧场去吧！”盘大爷说：“那也好，咱们的牧场每年都要向外贸提供几百头菜牛，也向生产队提供大批耕牛，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利的。”老王叔一到牧场，场员们很快就推选他为负责人。

听了老王叔的回忆，洪小星的心里顿觉热血沸腾。老王叔啊，原来你跟盘大爷一样，也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战士啊！可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一碰到坎坷，受到挫折，为什么总是振作不起来呢？洪小星躺在铺上，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起床用心学起《电工手册》来。当他翻到利用水电资源这一页时，忽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画图——《深山峒远景图》，图中标着村寨、河溪、山峪，还有什么牧场、橡胶场、电站、碾米厂等等。他惊奇而兴奋叫醒了老王叔。

老王叔靠近小星跟前一看，又想了想，说：“这图是一位革命老先辈养伤在盘大爷家时画的呀！解放后我们正按这个设想去做，特别是水电站这个大工程……唉，难啊！”

“原来勘测过吗？”

“勘测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图纸就不知哪去了！”

“咱们重新绘制怎么样？”

“好呀，我一百个支持你！”

第二天，洪小星一边放牧，一边观察地形，并详细地记录在本子上，有时很晚才回来。老王叔见他累了，就把他的牛赶到自己的牛群里一起看管。可是，洪小星放牧的12头水牛中，已有5头母牛怀孕了，要把这些牛交给老王叔确实难办，小星怎么也不肯。正好，盘美玉到县兽医站回来，准备在牧场搞预防试验，她便借此机会帮小星的忙。这样，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洪小星走遍了36座山头，涉过29条溪涧，基本上把深山洞的地形、地貌、河流都摸清了，这就为修建水电站提供了资料。加上盘大爷保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在同志们热情帮助下，新的电站建设蓝图终于绘制出来了。他虽然熬红了眼睛，但感到能为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尽到一些责任，心里十分高兴！

一天中午，盘美玉匆匆地从牛栏里走出来欢声叫道：“老王叔，阿星哥的两头母牛下仔了！”

“是吗？”洪小星闻声就往牛栏跑。

“别去，”美玉一把拉住小星的手，“刚下没两分钟，让母牛安静一下！”

老王叔笑着说：“阿玉，你看，阿星在牧场不是有结果了吗？咱们山里人应该为他高兴！”

“是应该为他高兴！”美玉眨巴着眼睛，“可是，阿星哥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他上山这么久了，连他在南洋的爷爷还没给写过信呢！”

“阿星，为什么？”老王叔忽然若有所思，说：“你得写封信给你爷爷嘛！”

“是，我一定写，老王叔！”

洪小星写给爷爷的信托人送到公社邮电所去了。他盘算着，顶多一个星期，爷爷就收到信了。爷爷啊，当年你送我回国求学，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学好本事，将来对祖国有所贡献，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洪小星多么想早日收到爷爷的复信啊！可是，谁知他托人寄信的第二天，公社专案组却勒令他到公社参加“学习班”。这真是晴天霹雳啊！他去找老王叔，不知如何是好。

“阿星，你去吧，看他们还要搞什么名堂！”老王叔尽量压住心中的怒火。

洪小星走前决定把电站图纸交给老王叔，却发现图纸不见了。他翻箱倒柜，整个草寮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顿时抱头痛哭起来。

“阿星，不舒服吗？”

“不，老王叔！”洪小星愤愤地说：“电站图纸被偷的。”

“什么？图纸被偷了！”老王叔重复了一下小星的话，说：“这帮小仔真是卑鄙，他们是存心拆社会主义的台啊！”老王叔双眼圆睁，怒火燃烧，“偷就偷吧，偷得了图纸，偷不了我们建设祖国的心。阿星，你去吧，乌云过去是晴天，只要我们的心还是热的。”

学习班的负责人是靠造反起家的专案组组长王亚支。他硬要洪小星交待问题，承认自己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的间谍。洪小星百思不得其解。当初他们想把他打成“五指山××游击队司令”，拿不出证据，没敢对他下毒手，今天又要他承认

是“间谍”，这是为什么？在学习班里，他们对他逼供、诱供，极尽软硬兼施之能事，可是都不管用。洪小星在“学习班”里一直呆到“四人帮”垮台。

洪小星又回到牧场了。

这天阳光璀璨，沉静的山谷响起了震天的鞭炮，啊，是老王叔、盘大爷、盘美玉等人特意从供销社买回来迎接洪小星的呢！

洪小星回到牧场后，心里还是想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要千方百计陷害我呢？原来是这样的：

盘美玉从小跟父母在省城念书，她看不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打打闹闹的做法，征得在民委工作的父母同意，主动回山区落户，当时，靠造反起家的公社团委书记王亚狗见美玉亭亭玉立，像一朵鲜花，便垂涎三尺，多次向她献殷勤，还写了十几封信，都遭到美玉的拒绝。有一天，他看到美玉一人外出，企图拦路调戏，被美玉狠狠地刮了两记耳光。后来，他获悉盘大爷和美玉从豹口中救出洪小星并带回家治疗，又偷看了美玉为洪小星换药的情景，就认为美玉肯定是跟这个上山知青好上了。于是，心生毒计，指使他的堂弟弟王亚支暗中跟踪侦察，演出了“悬崖活捉土匪司令”，并进行非法审讯，押送牧场劳改的丑剧。这时，已爬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宝座的王亚狗，又通过王亚支給美玉递信求婚，再次被美玉拒绝。但是，他贼心不死，又指使阿秀这个惯偷分子偷走了洪小星绘制的电站图纸，连洪小星隔了多年才向爷爷写的一封信也给截住了。他们密谋了一番，企图就以此作为洪小星当“间谍”的证据。谁知，好